

健餘先生文集

一





健餘先生文集

(一)

尹正 會擊  
著 一 瑋  
編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健餘先生文集序

乾隆十有三年秋七月。先生以吏部侍郎督學江左。卒於官。越三年春。而先生遺書始出。其文篤古而達於詞。何高潔至是。蓋由來者漸也。先生幼孤。奉母夫人教。三十年。歟歷大官。日與鉅人長者相切劘。文凡三變矣。其少而宕激於中也。若舒蹙雲鱗以勃鬱其壯而肆之外也。若鳴鳳之詭然而高翔。其晚而成之以簡質也。若桂吹古香。松傳老韻。要皆本之於道。而以程朱之學爲門庭。以周孔之書爲歸宿。以是斯文未喪光於今。大於後。而翹然與古爲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嗟乎。西京以下。其文篤古而不明道。北宋以降。其文明道而不篤古。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先生當之矣。擊琯受而讀之。得約言五。序四十二。記二十五。書十八。啓二。祝文二十九。祭文十一。傳一。墓誌二。墓表二。碑銘四。題跋二十四。雜著二十四。凡一百九十一。分爲十卷。顏曰健餘先生集。其奏議十卷。尺牘四卷。條教四卷。語錄四卷。別刻行世。不在集中。門人王擊琯謹序。

# 健餘先生文集目錄

## 卷一 約言五首

戒盈

通蔽

正始

備德

立身

## 卷二 序二十首

重刻大學衍義序

重訂小學纂註序

重訂近思錄集解序

近思錄五子傳略序

文獻通考紀要序

續洛學編序

續北學編序

洪範正論序

詩易隨記序

易卦劄記序

重刻明職序

呂語集粹序 文見本書

困學錄集粹序

廣字義序

綱目四鑑錄序

文見本書

健餘劄記序

文見本書

讀書永言序

從宜錄序

秀才樣子序

江蘇學約序

卷三 序二十二首

廣西鄉試錄後序

河南武鄉試錄序

重修揚州府志序

江南通志序

家譜序

祁陽李氏家譜序

范氏家乘序

先太夫人年譜序

朱止泉先生年譜序

古衡先生言行錄序

格言精華序

朱子家訓演證序

吳母趙太孺人壽序

顧牧雲五十詩序

程羽朝詩序

海門詩集序

文頌序

維揚書院課序 二首

已山太史存稿序

儲東溪文序

江蘇校士錄序

卷四 記二十五首

新建節孝坊記

東章新阡祭田記

三錫祠記

健餘堂宗法記

東章義倉記

重修老龍堤記

新修襄陽八蜡廟記

隆中草廬記

新建襄陽魁樓記

襄陽書院藏書記

重濬揚州保障河記

新建邵伯鎮同善堂記

重修浮山禹王廟記

重建安定書院記

重修遊梁書院記

重修濟瀆廟記

重修河南八蜡廟記

重建祥符六烈女祠記

祥符張烈女入祠記

重修博野縣學記

博陵義館記

修博陵義館記

輔平倉記

祁州張家莊義倉記

重修博野魁樓記

## 卷五 書啓二十首

上朱高安先生書

復高安先生論興水利書

上邁大司馬書

答沈副使書

復合河先生論禁酒書

與東章館師時溯尼書

答龐石周書

與陳密山書

答陳密山書

與劉今衡書

答錢督學主敬書

與鄂虛亭書

上魏景州書

上高東軒先生書

三首

上望溪先生書

與元長大司馬書

修習齋祠堂啓

聘安定書院山長啓

卷六 祝文二十九首

習齋先生入鄉賢祠文

襄陽春祈文

祈晴文

告太和山文

辭襄陽城隍文

辭襄陽八蜡文

揚州司徒廟告文

禳災文

河南聖廟告文

孟子遊梁祠告文

告岳廟文

河南城隍廟告文

告濟源北瀆文

謝雨文

告河神文 二首

謝雨

報賽文

之任冬官告東章祖廟文

楊文定公祠告文

卷七 祭文十一首

祭高安朱文端公文

祭鄂太傅文

祭劉古衡文

祭張篤生文

祭陳母潘太淑人文

七虞先太夫人文

卷八 傳誌墓表碑銘九首

河南祈雨文

福豫廟告文 二首

禱風

河南八蜡廟落成文

巡撫河南給假焚黃文 三首

告三錫祠文

祭吳文恪公文

祭王雲卿文

祭劉今衡文

祭刁方伯暨元配張夫人冢子鑑齋文

祭張母白太恭人文

杜荊山傳

西隆州知州劉君墓誌銘

東山公墓表

吳氏支祠碑

孝友堂銘

卷九 題跋二十四首

擬近思錄題辭

諸葛武侯像贊

題已山太史小照

題贈牧雲

題求可堂

題范文正公祠

題江寧試院

題黃玉圃先生歸夢圖

書林公墓誌後

刁紹武先生墓誌銘

顏習齋先生墓表

蘇氏祠堂碑

六有齋銘

題隆中草廬

襄陽自題小照

題襄陽府堂額

題集益軒

兩淮題額 三則

題雉水書院講堂

題思貽齋

題六有園圖

書和陶集後 三首

書小稱集後

書夏調元傳後

卷十 雜著二十四首

書岳鄂王改謚忠武事

博陵社約說

健餘堂訓詞

廣西鄉試策問 二首

河南武鄉試策問

江蘇錄科策問 十六則

諭諸生 二則

# 健餘先生文集卷一

## 約言

戒盈

清 尹會一著 門人王擊琯編

才者德之末也。謙者德之柄也。福者德之徵也。柄不可棄。窮達以之。恃其末而求其徵。動卽怨尤。時命奚啻樵於童山。漁於涸澤。植嘉禾於奧草。望大有於石田。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蓋盈之爲害甚矣。人知勢位崇隆侈然自足之謂盈。不知才人多傲骨。當夫酒酣興發。放軼恣肆。動以讀書萬卷相夸耀。夫卽令誠然。學人自讀書而上。固大有事在。而乃封己爲高。陵轢儕伍。庸獨非盈乎。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其能免乎。迨至所如不偶。鬱鬱無聊。輒謂多才非福。古今同慨。甚且致恨於儒冠。誤身而歎讀書之無益。嗚呼。人亦自爲其無益者耳。善讀書者。得一二言卽可成身而有餘。曾是萬卷而無以自澤也歟。吾觀易傳。大有受之以謙。此謂有大者不可以盈也。三陳九德。履先而謙。次之。此示人以處憂患之道。踐履不外於謙也。惟謙享終無所擇於地。無所擇於人。可以居尊。可以居卑。可以處三之成勞。可以處四之无功。可以涉川行師。極夫人世之艱難險巇。而无不利用。嗚呼。爰辭備矣。世之讀書萬卷者。其亦反求而有省否耶。奈何不知修德守約。自求多福也。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則盈之爲害甚

矣。用申大易之文以致戒。

通蔽

爲政莫優於好善。不祥莫大於蔽賢。世儒宜無不知。而未能自克。則蔽於自用耳。善哉乎子厚推言之也。曰。相天下者。立紀綱。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旣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官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銜能矜名。侵小勞。侵衆官。斷斷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古來論相用人之義。莫切於此。雖然。用人者常苦於人無可用。則又蔽於求備耳。陸宣公言之審矣。曰。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雄才御寓。賢士相從。如林。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材。在季而愚。當興而智。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消長之由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付授當器。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古來論用人之法。致懇惻而有條理。莫切於此。雖然。上欲用人。而天下賢才。亦無不思爲上用。常苦於扞格難通。則又蔽於不求耳。朱子與劉貢父書言之審矣。曰。大臣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者。必有待於衆賢之助。君子將以身任此責。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嚮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古

來論訪問人材。詳達而曲盡者。莫切於此。執政覽此而善用之。庶免蔽賢之罪也夫。

### 正始

傳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修齊之義。和與敬盡之。關關起興。昭其和也。嘻嘻終吝。戒弗敬也。能敬且和。雖離肅肅。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皆不越此矣。而家之齊必自婦人始。何則。婦人性本陰柔。未嘗學問。然其觀我甚明。責我必厚。我於禮法有失。言論稍偏。彼已得而藉口。及其有過。包荒則易。長傲。睚眦必致離心。心不服則言不和。言不和則家不順。婦怨無終。所關大矣。易有脫輻反目之象。夫子繫曰。不能正室。正室者。齊家之謂也。詩咏刑于。刑于者。修身之謂也。欲修身而齊家。以平好惡爲權輿。大事必循理。小事須順情。不可矯枉過正。而天經地義。尤莫切於事親。是故以好合而致父母之順者。此相因而致之理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者。此由尊及卑之義也。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此固士大夫之責。而豈可徒責之婦人女子哉。至於一家非之而不顧。振古有人。究非聖賢蹈道之爲。夫聖賢蹈道。先見於言行。故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恆。終身以之。獨繫於家人之象。所以見身爲家本。而戶庭之內。日用不離。尤不可不善也。學之必自小學始。小學之教。在於明倫。其要在於敬身。取古今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綱領正大。條目詳明。入德之門。無所不備。學者誠能切己體察而力行之。則和敬之理得矣。和敬之理得。則修齊之道盡矣。

### 備德

人情好辭德而受福。雖舉山阜岡陵日升月恆之盛。侈詞稱願。亦將欣然樂之。聞賢聖之名。則避之惟恐不遠矣。乃世儒又以求福爲諱。是亦昧於不回之義。而離德與福而二之也。亮哉子瞻之論。旣醉備五福。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甯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必有以致之。推本於至誠。要之以不懈。可謂善觀詩矣。然猶於詩人言外明其有德也。吾則謂德之美備。卽不外於此詩。其曰。永錫爾類。仁也。籩豆靜嘉。義也。威儀孔時。禮也。介爾昭明。智也。令終有假。信也。爾穀旣將。君以惠臣。君子有孝子。父以傳子。釐爾女士。夫有令妻。至於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則長幼有序可知。此其言德何詳。不已備五常而全達道哉。大凡古者以德爲福。未有言福而不徵於德者。卽天保諸篇。累言不盡。亦豈有殊旨歟。聿修厥德。自求多福。原非二道。善學詩者。自得其意耳。

立身

士大夫立身。自有本末。各成其是。皆足以傳後而無疑。以忠孝大節觀之。其在於漢。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孝子視九折阪爲畏道。不敢奉先人遺體乘險。竟謝病去。忠臣叱馭而驅之。文武自將。所在必發。竟卒於官。史傳所稱。無分優劣也。其在於宋。范文正公冒哀言事。自謂其孝不逮。忠可忘乎。著萬言書。一生功業皆素定。歐陽文忠公免喪入朝。仁宗怪其髮白。見意甚至。未幾乞致仕者六。足見其不忘孝矣。然人未有譏范文正公之居喪上書爲不孝者。蓋其先憂後樂之心。有以見信於世。而知其非貪利祿以希榮。

嗚呼士大夫不貪利祿以希榮。則進非干澤。退非偷安。而忠孝之大節立矣。



# 健餘先生文集卷二

## 序

### 重刻大學衍義序

皇上御極之元年。既命廣布御纂經史各書。三年。又敕發內廷書目。特許外臣奏請刊布。時會一巡撫河南。深念此都人士。風氣醇樸。亟宜恢廓其器識。而進於古。爰請頒給四種。內有大學衍義一書。夙稱國本。詔曰可。涓日開雕。閱五月而竣事。將以對揚天子之休命。而眎部之衣縫掖者。知所嚮也。遂敬識其簡端。曰。大學衍義。真西山先生官戶部尙書時。以進理宗者也。其書發揮旁通。明體達用。廣大悉備。純正無疵。而其惓惓忠愛之忱。尤展卷而如見焉。蓋西山之學。以朱子爲宗。朱子大學章句。或問。既抉義理之精微。而西山衍義。復綜古今之龜鑑。一經一緯。迺表迺裏。今三尺童子。知誦章句。或問。而戴白老儒。或未窺衍義。是數二五而不知十也。又或聰俊之士。馳騖博覽。搜索津逮。而是書無力就鈔。因失精要。是抱鎗石而遺兼金也。且或哆談經濟。銳志匡扶。高心空腹。未究是書苞孕。是又覆明鑑而求炯照也。曩西山進書時。塵度高閣。翻不如王氏三經新義。得行學官。今恭逢皇上頒其遺書。昭示寰宇。蘇軾有云。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此之謂乎。中州伊洛淵源。考亭嫡脈。西山之旁搜遠紹。實在於茲。宣昭義問。大書深刻。或亦佐理至教。紹承前烈。嘉惠後學之一道也夫。

重訂小學纂注序

乾隆十有一年三月四日。皇上特允禮官定議。命直省學臣覆試童生。務視其小學論貫通題旨切實發揮者。方准入學。不則八股雖佳。仍予斥落。并飭各府州縣覆試時。一體懷遵。著爲功令。典至重也。是年十月。使者適奉簡命。視學江蘇。欽承帝訓。殷殷以培植人才爲先務。夫養正之功。莫重小學。乃科試各郡。諸童作論。率多含糊。則曩者約法。猶未明也。爰飭師儒。嚴立課程。及時誦習。擇坊刻善本。以爲指南。惟梁溪高氏纂注。條理秩然。最得朱子編輯本意。因取其書重訂付梓。庶可以知所從事矣。且士子不讀小學。大都恐妨舉業耳。不知朱子晚年編此。其內篇提十三經體要。外篇括十七史精華。名爲小子立明倫敬身之教。實爲大人植修齊治平之基。所以爲世道人心計者至切。須臾離之不可。終身由之不盡也。不明乎此。不可以爲人。卽幸而弋獲。國家亦安用之。矧法在必行。士子儻仍前藐忽。將有求榮而反辱者。嗟何及矣。用是敬申聖主作人之意。并詳童蒙養正之功。書於簡端。以詔士子之不讀小學務舉業而患妨功者。重訂近思錄集解序

重訂近思錄集解序

余備官淮海時。闢安定故祠爲書院。與山長王罕皆太史。每進諸生。申以小學。旋鈐近思錄集解。講明而切究之。誠以修身大法。小學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考亭之言。固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又云。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心。救人病者。則是精微之理。反求自得。所謂近思。其義尤明。學者未入其門。未歷其階。而漫語博通。雖日從事於六經四子之書。恐猶昧於以類而推之要旨。其他又何論焉。自余視學江蘇。

所以奉行功令。發揮小學者。不遺餘力矣。訂刊纂注。既成。爰取安定書院所藏近思錄舊版。重加修補。與小學並行。有志之士。苟能循是爲功。既厚培其本根。復詳求其次第。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博與約相乘。互進。當有日新而不能已者。若陟遐必自邇。其於道也。蓋庶幾焉。

### 近思錄五子傳略序

近思錄輯要。某奏請頒發諸書之一也。其纂訂之義。備詳合河孫子弁言中。簡而明。約而該。匪徒微言在茲。懿行亦可考而知也。顧其修己治人出處進退之大端。散見於書中。猶恐窮鄉晚進。未悉其生平。而欲論世以知人。難矣。用是稽諸史乘。兼採羣書。次爲五子傳略。俾有知於學者。以之自鏡自律。參觀而允蹈焉。庶無負先喆之傳心也夫。

### 文獻通考紀要序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本唐杜佑通典而作。詳覈豐贍。先儒所謂宇宙不可少之書也。元延祐間。板本行世。明嘉靖間。監本流傳。乃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馬氏自言。窮老殫氣。劄目鉢心。因冀後之君子。芟削繁蕪。斯學者望洋而歎耳。抑聞之。眉列於一尺之面。朗朗爾。心貯於一寸之地。瑩瑩爾。羸卒百萬。不敵精騎三千。學貴多乎哉。紀要一書。按部就班。括以韻語。有詩提綱。有注備目。童而習之。簡者可引之繁。皓首而窮之。繁者可縮之簡。洵記事之珠而巾箱之秘也。某以奏請鐫板。因敬謹而序其首云。

### 續洛學編序

曩聞孫徵君既輯理學宗傳。則以北學編屬魏蓮陸。而以洛學編屬湯文正。余監撫豫疆。既得讀洛學編。心嚮往之。遂援釋菜國故之義。祓於大梁書院。既又商摧續附。自徵君文正二先生外。復得耿逸庵。張仲誠。張清恪。竇靜庵。冉蟬庵諸先生。俱洛學編以後之遺獻也。既敬其人。奚可不臚其事。余固弗及文正公之蒐採該博。紀別精密。然竊有志焉。弗能已也。夫洛出書以迄於今。塊扎苞符。權輿橐籥。繼繼承承。數千百年。天不變道亦不變。後先相望。厥義惟均。自洛學編板於癸丑。又六十六年矣。此六十六年中。雖僅得七人。抑亦未可云不聚也。七人之內。沈潛高明。指趣不必盡同。各履其實。以要於一致。淵源有自。何多讓焉。乃質之衣縫掖者。或張口哇哇。弗克真辨。並且惜其里居爵諡。嘻。亦太甚矣。先哲之就湮。後學之寡識。悠悠歲月。遂息薪傳。是余之大懼也。敢弗承文正公之志而續其後哉。抑考孫徵君北學編序。以遺海樵子七篇而憂之。若予之寡昧。爲憂滋甚。有能諗予以所遺者。則以似以續。昭茲來許。豈惟予拜嘉。亦學道者所深幸也。

續北學編序

昔馮少墟先生輯關學編。其後中州則有洛學編。湯文正公所訂也。畿輔則有北學編。魏蓮陸先生所輯也。湯與魏同學於孫徵君。二編俱奉師命而成者。余撫豫時。既取洛學編而續之。深以未見北學編爲憾。嗣於徵君之曾孫用正得其書。每欲倣洛學編。附所見聞。以就正當世。牽於公事未遑也。歲庚申。陳情歸里。迺從定省餘。檢魏本稍加較訂。補入四人。而續其後來者十三人。既竣事。有謂余者曰。堯舜以來。道學

相承。僅可指而數也。北學原編。由漢及明。既載三十餘人矣。子於一方數十年中。復舉十有餘人。不疑於濫乎。余乃喟然而歎曰。正學之失傳久矣。異端害真。猶在門牆之外。俗儒痼蔽。即在章句之中。間得一二志士。振奮於狂瀾既倒之時。或砥節厲行。或崇經翊傳。蜀之日。越之雪。空谷之聲。音也。方愛之。慕之。表揚之。不暇而敢輕爲求備乎。余續訂是編。在北言北。亦猶之乎在洛言洛。在關言關耳。至於學無南北。惟道是趨。五事五倫。昭如大路。學者讀是書而興起。拔起乎俗而不爲苟同。志於道而不爲苟異。千里百里。有若比肩而立者。孔曾思孟而還。濂洛關閩。其揆一也。疇得而歧之。視此爲北方之學也哉。因識簡端。時以自助。且望後之學者。相續於無窮云。

### 洪範正論序

子朱子嘗論尙書有不必解者。有不可解者。而謂洪範則須著意解。雖然。得其解者良難。洪範一篇。上稽之天文。下察之地理。中參之人物。探精一危微之奧。括善政養民之全。內聖外王。於是乎在。漢唐以還。注疏傳論。亦云夥矣。顧求之淺者。莫窺其蘊。過深者又鮮折衷。甚且破析古人之書。以伸己意。支離穿鑿。莫可究詰。豈其初指然哉。惟守一家言。所見既小。遂無以通乎作者之意耳。東樵胡先生。著有洪範正論五卷。彙諸說之異同得失。博綜而明辨之。昭然如判白黑。庶乎著意解而遂得其解也歟。昔人謂曾王洪範傳。遠出二劉二孔之上。以此視彼。更當何如。善讀者自得其意。無勞後學之紛紛聚訟矣。是書也。後禹貢雖指數十年而始出。續緒觀成。則先生從孫香圃監司之力也。益信好古之必有後云。

詩易隨記序

庚申之秋。予陳情旋里。過保陽館於蓮池書院。因得識山長夏君。覘其容貌。聽其言論。觀其立教之日程。循循然莫不有規矩。其諸詩之所謂敬慎威儀。易之所謂果行育德者耶。嗣迺悉其舊遊於江陰楊文定公之門。由文定以上遡文貞詩易之學。師弟間問辨多年。相說相長。義舉其大而旨探其微。爰是筆之於書。得詩易講授若干卷。其文集則文定公親筆以授夏君者。尤與經書要義相貫。因并付梓。以志不忘而垂不朽。予讀是書。竊有感焉。道之不明不行也。異學之外。莫甚於俗學。口耳相沿。不專不固。爲先生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人師難矣。經師亦罕。習陋成風。道將安寄。有如夏君之傳文定。一如文定之傳文貞也。傳其經解。實欲傳其經解之實用。體道之深心也。以尊師者尊經。是經師也。以尊師者爲師。是人師也。善人之多也。天下之治也。淵源似續。澤被無疆也。予未之逮也。心竊嚮往之。

易卦劄記序

子程子序易傳。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夫易廣矣大矣。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開物而成務也。求諸近。足蔽其義乎。曰。易者。寡過之書也。擬之而言。議之而動。言也動也。君子之樞機也。易於近。能不禦於遠乎。蓋嘗反覆而觀玩之。至著者象。恆苦其賾也。至備者辭。恆患其雜也。強探焉。恐失之鑿。旁行焉。恐失之流。約而取之。又懼所守之寡要也。垂老而對韋編。一言一動。無日不在悔吝之中。然後歎易之不可爲典要。而淺探。正視乎人之所見。烏知見深者之非淺。而見淺者之非深耶。則求言自近之義也。讀震軒夏君易

卦剗記一書。實獲我心矣。曩者。震軒嘗以詩易講授示余。余既微窺其淵源之自。茲書之成。則主教蓮池書院。與諸生問辨所及。隨筆以志不忘者也。有擇焉而精者。有語焉而詳者。有貫而通之。可以發前古後今之蒙者。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總不離乎性命身心家國天下之實理。而可與好學深思之士相印證者。良由震軒之學。無時不以檢身克己爲心。以此體易。以此用易。卽以此講易。夫是以率其辭而揆其方。鉤其元。而并提其要也。彼易於近者。讀此能無廢然返。悠然思。憬然於易之爲書。誠不可遠也哉。頃見合河孫子。自謂邇來讀易。漸覺卦爻傳辭。枝節雖繁。頗有文從字順之勢矣。夫文從字順。則是熟復之後。既有典常。至賾而不可惡也。至雜而不可亂也。庶有合於易簡之理。正大之情。潔靜精微之教矣乎。震軒故嘗從遊合河者。實以此書。其爲相長相悅何如耶。

### 重刻明職序

明職者何。呂新吾先生撫山右時。申飭大小職官而作也。夫官各有職。職盡而民安。太平可坐致矣。余撫中州。自勛以勸同官者。要在存心。虛心以認理也。實心以立事也。心之不存。職於何盡。雖然。常存此心。以求盡其職。與夫先明此職。以求盡此心。其義一也。余嘗與司道諸君。商訂職事。列爲條款。俾各官觸目警心。勉稱厥職。苦於挂漏。未能成書。今觀先生明職諸條。自督撫以至佐雜。並及弟子員。無不羅列備悉。誥誠殷諄。蓋其望之也切。故其言之也詳。雖今昔官制。微有異同。而其大指。總期百司庶府。顧名思義。求無忝於夙夜在公耳。有味哉。先生之言曰。大小職官。終日思其所行。經歲驗其成效。自慊自媿。必有獨得者。

於戲。凡我同官。及爾多士。其各有職乎。其孰無心乎。願共勉之。

又書弟子員之職後

明職一書。於弟子員之職。言之尤詳。以多士固四民之表率。而卽爲他日涖官之人。所繫綦重耳。諸生勉乎哉。新吾先生。固昔日中州之弟子員也。體用兼備。卓爾有成。遺韻流風。至今猶在。湯文正公自言。潼虔之政。實奉先生爲師。維桑與梓。其則不遠。諸生繹此而能有得。何患古今人之不相及耶。興言及此。不覺喟然遐思。殷然有厚望也。

困學錄集粹序

余少慕平湖陸稼書先生。學術文章。粹然一出於正。蓋其著書立說。散見編摩。又近宰鄰封。得諸身被之口也。筮仕後。得悉儀封張清恪先生德望。每以未見遺編爲憾。嗣官維揚。獲交仲君。又渠。幸讀先生諸書。已重。鉅近思錄集解。於安定書院。與小學集解。竝授揚人士。今又渠復以困學錄集粹視予。且曰。先子一生精力所存。賢者閱之。自當水乳。余反復由繹。喟然歎先生之學。純粹以精。而其牖世之苦心。更深切而著明也。開卷云。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提綱之旨。入手之功。徹始徹終之道。程朱嫡傳。於是乎在。至於闢異學。砭俗學。大聲疾呼。閔達人之遁於空虛。病庸流之溺於私利。不憚言之長。詞之複焉。凡爲學者。宜知返哉。以先生躬行心得之書。詳加體認。必自立志始。知困而能學。能學則不困。端其本。旣其實。庶乎有恥有爲。賢聖可希。而顯藏無二。不致役役終身。與草木同朽矣。於戲。草野之中。元氣常足。朝廷之上。

正氣常伸。先生之志也。夫元氣之足。不外體仁以長人。正氣之伸。要歸敬事而後食。先生講之有素。宜其利澤及民。風徽表著。歷久而彌新乎。蔡宗伯嘗親炙先生。所爲語焉而詳歟。蓋先生之學。與陸稼書同。而遇則獨降。故其究於用者異也。余承乏中州。儀型在望。而又渠憲副政績報最行。且繼武南邦。先生所自勉以勉人者。願共勛焉。

### 廣字義序

正學之不明。文字累之耳。夫文字何足累人。亦人自溺於記誦之末。不獲受益於身心也。古之學者。讀書觀大意。惟務心得。故斷章可以取義。發揮無不旁通。實有會悟於語言之表者。豈獨說詩贊易於今可覆而按哉。然於至要之文。又未嘗不深切著明焉。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子曰。其恕乎。復申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恕字之義也。傳心要典。自不容有毫釐之差。則字義所關甚大。先儒陳石堂故嘗鄭重言之。北海孫氏加以增訂。義漸備矣。玉圃黃先生潛心默識。又爲推廣其義。或明其功。使人知所入。或析其流。使人善所守。指歸戒勉。而徹上下貫始終之蘊。具在其中。較之原本訂本。及北溪達原諸書。不更擇精而語詳乎。余與先生共事久。中心藏之。其行已靜以廉。其待人恭以恕。其政事簡以清。茲編所得。抑何遽歟。有志於學者。於此百數十字。講明其義。可以窮經。就中喫緊數字。深加體認。慎厥身修。舉而措之。可以守約。亦可以施博。毋徒視作文字。而涉獵爲功。訖於罔獲。以大負先生闡發正學。嘉惠吾徒之苦心哉。

### 讀書永言序

余年逾五十。健忘日甚。讀書一事。又不容己已。檢閱之餘。有實獲我必。或必須審辨者。隨手拈爲韻語記之。亦瘳忘之法也。達意而止。未嘗求工。若以默識相責。則余滋愧已。若以詩律相繩。則余滋陋已。

從宜錄序

論語言孝而曰葬之以禮。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始死之時。充充如有窮。非可以倉卒就緒也。故必於葬日觀禮焉。夫禮代有損益。不相沿襲。非參之古今。不能合宜也。故必於未葬讀喪禮焉。蓋其慎也。不孝慘遭太夫人之喪。昏迷不知所爲。欲遵古禮。而重違土風。附身之物。朝夕之奠。不敢不勉。覺負疚者甚多。今卜葬有日矣。不先定其規模。何以從事。伏讀大清會典著爲令者。敬謹遵行。餘則考訂儀禮家禮諸書。生今反古。則不敢從俗害義。則未安。亦曰禮從宜而已。哀荒之際。深懼大事難襄。將伯助予。其共參酌而教誨之。庶不至騷騷貽咎也夫。

秀才樣子序

子朱子嘗言。小學是做人樣子。內外篇所載備矣。夫人者。天地之心也。必有與立。始不虛生。矧在衆人中。時以秀才著名。天下所期待者尤重。其樣子必大異於齊民。乃可以爲邦家之基。如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由此其選也。其志事見於嘉言善行。余每讀之。未嘗不低回三復。學焉恨晚。今茲承乏校士。有魏楮模。念江蘇爲文正故里。諸生當儀式先型。近而取之。其則不遠。因爲申明秀才樣子五則。以三不朽相期。而始於責志。終於成身。皆以能立爲主。蓋以三才之道。同歸於立。立則能盡其才。不立則或

幾乎息。勸哉多士。尙其睪然奮然。仰視前哲而反求諸身。庶無虧於秀而最靈。三才並立之本體矣。至若妄自菲薄。不思志。將有蕩檢踰閑不止。庸庸而遂已者。出乎禮卽入乎律。犯則必懲。言之爲辱。使者不欲以不肖待人。故弗細列條約。亦不能效大賢容垢。惟有恪守章程而已。勉之慎之。

### 江蘇學約序

國家建立學校。置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官。蓋所以教天下之士。講明義理。以修其身。以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甚盛典也。乃今之教職。知此意者蓋鮮。其所以課督士子者。時藝而外。竟若無事者然。爲師者不知所以教。爲弟子者亦不知所以學。是以名雖曰士。而立心制行。語言氣象。實無異於凡民。其傑出者。不過務博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至所謂義理之學。則茫乎其未有聞焉。是豈立學教人之本意哉。使者督學江蘇。而聆聖訓。殷殷以培植人才爲先務。視事之始。卽表章朱子小學。以勸多士。又作秀才樣子一通。指示門庭。不啻三令五申矣。而諸生罕能興於正學。此非盡學者罪也。亦所以教之之法未備耳。夫教法莫備於成周。故當時辟雍化行。人才之盛。後莫與京。今去古已遠。古制雖難遽復。而後世大儒如胡安定公教蘇湖二州遺法。明道先生熙甯條議。伊川先生看詳學制。朱子歷任同安南康漳州潭州教士遺規。未始不可仿而行也。茲特會通其意。酌以今法。定爲條約十則。初非矜一己之臆見。亦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各學董率諸生。實力遵行。毋惑於浮議。毋視爲具文。以聖賢爲必可學。以性善爲必可復。以義理悅其心。以規矩約其外。漸摩之久。將必有學成德尊。明體達用之儒。出於其間。而

其次亦不失爲謹身寡過之士。於以共襄國家興賢育才之盛典。豈不美哉。

# 健餘先生文集卷三

## 序二

### 廣西鄉試錄後序

雍正四年丙午之秋。例應大比。天下士。禮臣以考官列名上請。爰命臣會一武翰林院編修臣杞。往典廣西試事。伏念臣畿輔鄙儒。家世寒素。幸生首善之地。得近天子之光。恭逢皇上龍飛之元年。恩科會試。加額中取。甲辰廷對成進士。內用銓曹。自顧譴劣之軀。不二年間。叨榮逾分。方懼忝竊。茲又蒙恩。畀以掄才重任。命下之日。恭讀上諭。周詳切至。感激悚惶。復於次日。面奉聖訓。天語煌煌。藹如春溫。凜如秋肅。日夜思維。矢竭心力。於是輕裝馳驛。星言邁往。計閱兩月十餘日。抵粵西。入闈後。卽偕臣杞。率同考諸臣。黽勉同心。秉公矢慎。閱卷三千有奇。取士如額。錄文二十篇以獻。臣例得闕言簡末。臣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貢於學。升於司馬。一時士大夫。大都質有其文。譽髦秉德。厥制尙矣。漢舉賢良方正。風猶近古。其間勳名茂著者。實不乏人。至唐宋以來。始以科目取士。論者謂其專尙詞章。無復選賢與能之意。臣竊以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不朽之業。三者並重。名雖各分。實則未嘗不相合也。唐宋名臣。從科目中出者。固不勝數。矧三試之制。首場通經而窮理。次場通古而瞻辭。三場通今而知務。本末兼該。體用具備。尤爲不易之良法乎。韓愈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周敦頤有云。文所以載道也。范仲淹著

萬言書。一生功業皆素定。是則文章一道。性情人品出其中。猷爲設施亦出其中。士苟不欺所學。厚自刻勵。養其根而蒨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則坐而言者。皆可起而行。粵西雖僻處遐陬。而山川奇秀。自屬靈區。當今文治光昭。風會日上。陶詩治書。爭求進取。故今科應試之數。加於前者過半。而文之醇雅雋上。亦復無體不備。駸駸乎與諸名省相頡頏也。然則今茲所取。雖不敢謂因言知人。盡蘄至於不朽之業。但幸逢世道昌隆之會。覩多士藹吉之休。虛臣之心。遍觀而精擇之。庶幾拔茅刈楚。俾巖居谷處之士。皆爲乘時利見之人。發昌言。樹偉績。於以贊勳聖治。黼黻皇猷。無負雲漢作人之盛事。是則臣所願與多士共勉者也。

## 河南武鄉試錄序

乾隆三年。歲當大比。臣撫任中州。例典武闈。伏念臣學識淺庸。自雍正甲辰科成進士。叨蒙世宗憲皇帝。簡拔銓曹。旋於丙午典試西粵。丁未分校南宮。惟以敬謹從事。幸免隕越。出守名郡。晉司淮巖。更荷聖恩。洊歷封疆。膺茲鉅典。敢不益矢恪共。仰承皇上揆文奮武之至意。爰循成例。會同南陽鎮總兵官臣韓應魁。率提調分巡開歸道臣胡紹芬。監試署理分守河北兵備道臣張受長。關防糧驛鹽道臣黃叔璥。同考試官陽武縣知縣臣宋惟孜。洛陽縣知縣臣駱志适。葉縣知縣臣張可舉。商水縣知縣臣李新猷。協力同心。交相儆勉。進提督學政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張考所遴武生五千六百三十三人。文生十七人。監生七十五人。營兵五十六人。合騎射技勇論策而三試之。嚴加甄別。取中如額。備錄題名。謹擇其文稍雅馴者。

彙梓以獻。臣例得闕言簡端。竊惟聖王之治世也。文事武功。總歸於立德。是以虞廷敷教。干羽並陳。周書宅俊。戎兵是詰。下之獻功。泮水猶以俎豆爲先。卽至試士澤宮。必以采蘋爲節。不特止戈爲德。而講武亦爲德也。豫省嵩高作鎮。河洛分流。陰陽之所會。風雨之所和。士生其間。剛柔並濟。今日之登諸賢書者。旣有濟濟之休。誠能以德相尙。各敬爾心。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庶幾虎奮鷹揚之士。無非藹藹吉人。而免置堪美。采薇可歌。永保天下於泰山之安。此臣惓惓愚衷。願多士共勉爲中州之彥。以昭至德之光者也。惟時洩茲土者。總督河南山東河道右副都御史臣白鍾山。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臣范燦。護理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臣張學林。分巡南汝光道僉事臣李慎修。分巡河陝汝道副使臣劉兆幾。護闡撫標中軍參將臣段起賢。例得備書。

### 重修揚州府志序

維揚南北要區。帶海襟江。舊隸九屬。稱劇郡。天子念其幅隕孔長。析通州分轄如皋泰興二邑。揚之屬裁爲六。又以江都隸郡郭。地衝事劇。尤號繁難。設甘泉一邑分治之。而楊之屬復離而七。蓋自惟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載在周官。而我皇睿慮精詳。肅吏治。厚民生。量地制宜。超軼前古。某自襄陽移守斯土。披圖按籍。販章非舊。釐剔宜新。揚志之修。是在刺史。爰輯鄉先生。設局分編。朝咨夕考。屬草未就。復擢司鹺。而治所故在郡中。俾得藉手成書。付之剞劂。抑亦使臣之幸矣。竊聞修史之難。無過於志。夫史有紀有表。有傳有志。而邦國之志。自昔通名曰志。夫志識也。志其地。志其時。志其事。三才之道備焉。故識不可以不多。

寡則陋。識不可以不謹。夸則誣。此志之所爲難也。使者守揚以來。上懷天威。下求民莫。蓋嘗綜而論之。江儀五方錯處。士多俊偉。俗尙輕揚。其間矚策起家。意氣豪舉。罔恤拂經。高寶濱河。士攻文藝。民苦沮洳。與泰尤澤國。頻年水潦。仰資賑恤。終鮮蓋藏。儒雅之風。桀黠之習。所在多有。守斯土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又其次整齊之。竊有志焉。而未之逮。迺今以當官之務。託文獻之徵。志其地則思道與地宜。志其時則思政因時立。志其事則思人以事傳。後之來者。統理人倫。移風易俗。一之庠中和。胥將於志焉。是取掌故云乎哉。使者又聞之。馬遷撰記。質而不俚。班固作書。贍而不穢。古稱良史。故在其文兼勝焉。然文中子不云乎。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故辭尙體要。韓退之有言。春秋謹嚴。左氏浮夸。君子博聞強識。於立言也。惟謹。網羅擗撫。手出白黑。失在矯誣。爲陋滋甚。此管蠡之測識。所嘗是正於鄉先生者。竊願以一郡之志。上之臺省。可參信史。頒之州邑。可作政書。願以固陋之胸。司轉運之職。國計之盈虛。商民之利病。終日持籌。不能壹思慮。廣見聞。以佐鄉先生之偶所闕遺。此則耿耿中宵。不自釋者也。

江南通志序

國有史。直省郡縣皆有志。由來尙矣。雍正十年。上命儒臣修一統志。詔省會各修通志上之。而臺省大臣。檄徵郡縣志。以供采輯。臣守揚州。率郡之紳士。編纂成書。報充省局。於今五載。復睹通志之成。臣疊膺簡命。歷運使。視鹺政。治所胥隸江南。例得颺言於簡。欽惟列聖相傳。重熙累洽。幅隕孔長。尤以江左人文淵藪。財賦要區。恩綸疊沛。浹髓淪肌。編纂諸臣。開函恭紀。燦若球圖。允惟典要。次分十志。例仿班書。自輿地

河渠卽及食貨。八政所先。義不容後。而臣職司鹽政。爲食貨之一。伏念兩淮鹽筴。自昔甲於天下。國用以饒。民生攸賴。立綱積引。法久易弛。我朝監於前代。去其煩苛。權其利病。軫恤深仁。度越千古。惟皇建極。載沛殊恩。鹽法澄清。商情豫順。臣敬奉施行。犂然志冊。誠懼誠忤。竊有榮焉。以至吏績民依。文教武衛。因時制宜。具徵文獻。臣歷官茲土。嘗所與聞。循覽是書。上參史乘。下肅官常。蓋聖天子之聲靈赫濯。實式憑之。非供掌故云爾也。

### 家譜序

吾宗世居博野西北東章村。距縣治十五里。相傳永樂時。遷自山西之洪洞。緣明季疊遭兵燹。族譜佚失。嗣未重修。迄今歲時祭墓。觀世代相承。自始祖及八世。歷歷相次。而名氏不傳。末由追溯。可慨也。曾祖開六公。有隱德。鄉里至今稱之。自公而上。爲同胞三人。公乃長房後。次房曾孫不祀。繼陳氏子。三房有太三公者。鄉邑著聞。其餘世系。俱莫能稽。祖墓距吾鄉三里。在堤園村西南。當開六公世。穴場漸無隙地。族人多爭之。先大夫早世。太夫人泫然曰。孤寡何爲爭此。舍東有田。便祭掃。遂營葬焉。時康熙三十二年也。越十有三年。丙戌。大父興隆公捐館。又十有五年。辛丑。大母卽世。合葬於其上。我太夫人苦節艱辛。竭力成大事。不敢言瘁。天矜藐孤。歷官荆揚。幸無隕越。丁巳夏。奉命撫粵。以母老陳情。調任中州。今且恩准貤贈。褒榮三世。洵曠典也。蓋吾家自開六公後。積累固有自來矣。震川先生云。古者大夫世家。故世族之傳不亂。子孫皆能知所自始。乃今四世而還。三房之近。名氏亦旣莫考。何敢遠引以誣先世。由今視昔。家譜之

作。滋不容緩矣。謹据所知著於篇。

祁陽李氏家譜序

宗法之不行久矣。士大夫有能敬先而收族者。必當以宗子目之。蓋禮因義起。賢賢正所以親親也。吾同年友深菴李君。是其人已。君家祁陽。世爲河北望族。始祖之後。一再傳而子姓繁衍。六七傳而科第聯翩。君則文名尤著。以進士宰休甯。早賦閒居。拳拳仁孝之思。垂老不忘。既立家祠。能敬先也。復作家譜。欲收族也。薦紳先生如君者。可不謂賢乎。君之祖孫父子。叔姪兄弟。耀如崔盧矣。嗣君以往。綏後祿。洽百禮。祭有儀焉。族有約焉。言有教。動有法焉。所以追遠而篤近。好古以維風者。無不踵事增修。甚詳而具舉焉。君其續登是譜乎。余方有未逮之志。願言則傲。後先相望於梓里間矣。

范氏家乘序

古之聖人。欲民孝悌相親。而恐其乖離不屬也。故立爲五宗之法。有大宗。有小宗。秦漢以來。卿大夫不得世其家。於是大宗廢。而小宗因以不行。然自高祖以下。五世之親。共相爲服。則小宗雖不行而猶行也。惟大宗蕩然。無復毫髮之存。而江南范氏。獨得其意。自文正公起家。中吳。敦睦九族。創立義田。義宅。義學。搜家集爲宗譜。使世世增修。守以弗墜。支屬雖繁。源流雖遠。而有急相周。有憂相弔。往來和協。獄訟不興。豈獨子孫之賢。益以見文正澤流後世。更千百載而未有窮也。余自束髮。知有文正公。稍長讀書。見其爲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心竊嚮往之。最後讀其告諸子者曰。吾族於吾有親疏。而自祖宗視之。則無親疏。

益低徊流連。想見其爲人。夫嚮往想見其人。而生不並時。一旦得見其子孫。不啻見其人於千載之下矣。乾隆三年。余撫河南。河南之洛陽文正墓在焉。適守墓裔孫君建。行身不苟。因表請爲博士。而格於部議不行。迄今以爲憾事。視學江蘇。則文正族姓咸聚於此。長洲學生范炳。吳學生范顯桂。出其家乘。請序於余。余生平固竊奉文正爲師。而吳爲公故里。益欲以效法文正者。與諸生共相砥礪。挂名家乘之端。以垂久遠。所欣願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 先太夫人年譜序

嗚呼。太夫人之懿行多矣。不得不譜以年也。譜以年矣。而太夫人之懿行。又若隱而未彰。蓋舉事之衆著者。而列序之。其存諸心者。則默識之。而不能言也。卽見諸事者。或以年久不能記憶。或以日用瑣細。不敢備書。或以善舉頻行。不必重見。亦略甚矣。然太夫人一生。秉堅貞明敏之資。體忠孝節廉之義。果於爲善。老而好學不倦者。年譜雖詳。亦烏能盡之。覽者自得於意言之表。則不肖之罪。或亦君子之所諒也夫。

### 朱止泉先生年譜序

竇應朱止泉先生。宗朱子之學者也。余官維揚時。以簿書匆匆。未遑加禮。今茲視學三吳。喬生萬承。手先生文集八卷。視余。余反覆批玩。於朱子之學。先後淺深。曲折次第。無不融洽貫通。眞足爲紫陽嫡嗣。爲之撫卷太息。想見其爲人。而先生下世已久。深悔從前之未及就正也。先生閉戶潛修。不顯於時。而一生學業之始終。未能盡悉。爰命喬生。轉屬先生猶子堅乘。纂輯年譜。閱兩月成編。繙閱一過。始知其先事該博。

繼入聖道。驗諸身心。證諸友朋。銖積寸累。遞進益深。至於老而不懈。其諸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歟。至其推崇朱子。指斥近似。最爲有功。旣辨陸王於前。而於同時錫山關中兩講壇。往復辨難。具有深心。後之學者。由先生之書。以溯朱子。則斯譜之作。其曷可少也哉。

古衡先生言行錄序

乾隆十年十有二月甲辰。吾友劉古衡卒。余往哭之。誄曰。君之孝友諒哉。君之意氣壯哉。君之時命窮哉。君之病逝恫哉。爲之邑邑者累月。已而其猶子廷翰。暨門人杜琳。編言行錄視余。余之知君久矣。事惟其實。不惟其文。語錄之所以繼論語而傳也。史氏以之採入儒林。古衡可以不死矣。書於簡端。天下後世。必有能知之者。

格言精華序

中丞劉公。讀書有得。輯爲格言精華四卷。先以修身。而齊家涉世次之。終以潛養。於是知公之所養深矣。昔鄧文潔謂龍德不難於飛。而難於潛。用九見羣龍无首吉。歸於潛也。知此義者。殊罕。公秉難進易退之節。匪惟知之。且允蹈之。其善讀書哉。士有萬卷自豪。誇多鬪靡。而毫無念及於身世者。觀於此書。可以自反也已。

朱子家訓演證序

朱子家訓。不見於文集。世儒類多疑之。然其理徹乎上下。守之可以寡過。推之可以善俗。顧力行何如耳。

多辨亦奚以爲。予觀顧君中孚演證四卷。徵諸嘉言。實以善行。頗得小學之意。用書數語於簡端。以爲教育家者勸。

### 吳母趙太孺人壽序

乾隆七年春。上念直省廣文。比年漸弛。非可以桑日者備員。命擇孝廉之明通者。以當斯任。於是吳君汝礪。榮膺高選。秉鐸吾博。越今二載。邑人生感其勤勤懇懇。思以壽吳君者。壽其母。乞言於余。余久以詞章爲戒。然幸際聖明。固願子與子言孝也。太孺人氏趙。于歸贈公可臨。當家業中落時。佐以奉親教子。子三。汝礪其季也。汝礪年方弱冠。而贈公卽世。太孺人多方經畫。俾汝礪無內顧憂。躬膺鄉薦。樂育人材。其誠得中饋之貞。而獲富家之吉者與。癸亥冬。饒陽周孝廉過余。吳君敦請再三。掃榻設席。車馬喧闐。若忘乎其爲苜蓿盤者。余子嘉銓。以同譜追陪。具稔太孺人平居訓子。每以有客至止爲喜。吾聞而異之。夫截髮剝薦。陶母之盛德也。嗣是遂無繼美者歟。抑或有之而莫傳歟。蓋非陶母之賢。無以致侃名位之顯。而非侃之功。被八州。亦無以彰母湛之德也。吳君勉乎哉。今天子方以孝治天下。雖以某之無似。幼承家太夫人之教。亦得歷任中外。陳情侍養。叨荷殊恩。寵榮稠疊。每誦聖言。庠風誠所勵。百行此爲尊。未嘗不夙興夜寐。以求無忝所生也。矧吳君年富力強。益思積學礪行。所以悅親心而衍家慶者。方興未艾。將與千古爭輝。是乃壽母之實。豈在區區祝嘏之辭云爾哉。昔歸震川嘗極斥生辰獻壽爲非古。又謂文者道事實而已。義可述而言足爲教。君子志之。夫然則生辰爲壽。云胡不可。所貴乎立言之有裨於倫常。而立德立

功之無慚於身世也。此余願與吳君勉圖不匱以爲壽母開顏者。太孺人聞之。儻亦樂爲舉觴也歟。

顧牧雲五十詩序

余守襄三載。始識牧雲顧生。恨相見之晚也。顧生於越雋才。慷慨有大志。遊覽天下名山大川。崎嶇世路。備嘗之矣。故其氣奇而光斂。傲居襄樊。因與鹿門相望。遂家焉。時混迹於風塵市井間。人莫知其爲隱也。而顧生益自安。以酒爲鄉。以琴爲友。以醫救世。以詩陶情。環堵蕭然。從無擔石之儲。而母不淒。婦無歎。課子弄孫。熙熙和樂。非有道者能如是乎。今行年五十。髮種種矣。而木雞之養。日益沈深。雲鶴之姿。彌加俊爽。爲詩八首。以自娛。遂流傳漢上。余從簿書之暇。幸得讀之。如聞高山流水之音。颯颯入耳。莫逆於心。其考槃之碩人與。南陔之孝子與。抑扣角擊壺。咸遇之名士與。余不能窺其蘊藉之深淺矣。世有聞顧生之名而未見其人者。讀是詩庶幾遇之。

程羽朝詩序

客於襄者。吾於詩得二人焉。一曰嘉禾顧生。一曰新安程生。二生之詩不同。而同歸於言志。顧生之志。殆將隱矣。故其詩感慨多微辭。程生則志方將而未艾焉。余觀其往來吳楚間。歷覽山川。放懷今古。嶽嶽者其慨。炎炎者其言。太史公所謂不羈者乎。名其詩曰破浪吟。知其志與古俱。大而非夸矣。乃若哭母之作。哀而深。別昆弟懷朋友之詞。切而婉。是又性情之厚。有過人者焉。余雅不喜夫中無物而藻績以爲工者。若程生之詩。庶幾陳言之務去矣。抑程生之詩集甚夥。破浪吟特其一耳。何其文而美且多乎。蓋程生爲

新安望族。一門兄弟俱有名。謝家俊秀。陸氏才華。得於昆玉之切磋者固多歟。久客他鄉。孔懷莫慰。當與顧生叶異姓之壺篪可爾。

### 海門詩集

詩之爲道。所以陶冶性情。非苟爲摘章繪句已也。余頗心知其意。而磨礱涵泳。竊媿專家風雅。故難言之。京口鮑生步江。幼擅雋才。詩名蚤著。余歷官維揚時。知之最深。曾以鴻博薦。開府諸公。馳檄交徵。不就。詩且日進。不懈而及於古。獨得乎溫柔敦厚之遺。而迴異浮華放浪之習。余益重其人焉。命兒嘉銓爲錄海門集若干首問世。計平生所作。不及什之二三。蓋其慎也。雖然。欲知生者。觀此亦足見吾言之不謬矣。

### 文頌序

余少習爲詩文。輒欲旁綜古今人心得之趣。託諸謳吟。寄其髣髴。顧管心慕而手不能追。通籍後。執掌王事。學殖日落。然公餘時往復於心。邗江馬孝廉以文頌見投。恍乎如發我覆。夫文人之心。與天地之生氣。噓噏摩盪。日開突奧。光景常新。孝廉剖析羣玉。鉤營致魂。何思之深也。唐時孫樵自謂得爲文真訣。溯所自於韓退之。而退之旁搜遠紹。每亟稱司馬子長。淵源可知也。唐以降。源愈遠而末益分。其間可指數者。後先端緒。若隱若見。而披尋真訣。舉似良難。孝廉古今文致有家法。長言永歎。蓋綦微矣。余嘗念此中人語。頗靳爲外人道。夫靈區在望。第弗深討耳。爲梓以傳之。世自有聲相和者。

### 維揚書院課序

今年春。饒憲高公。允兩淮商士之請。闢書院於維揚。使者司運茲土。延己山王太史爲學者師。時方獻卜鳩工。以賓興伊邇。迺先課士於古梅花嶺。自春徂暑。生徒日進。文益炳蔚可觀。公餘擇其尤者若干首。付之梓人。爲諸生勸。仍列太史之評。示尊師風敬學也。夫書院育才。豈惟推論文藝而已。然因文見道。蓋亦將有取焉。俟講堂學舍次第落成。所以勸諸生者。太史自鐫于申之。而余先引一言於編之首。

維揚書院課二編序

自院課有初編之刻。已逾一載矣。近奉上諭。書院所以導進人材。戒勉備至。維揚雖非省會。實居南北之衝。商士州處。烝烝嚮學。茲講堂學舍幸已落成。而使者復膺視饒之命。公餘進諸生敦勉。惟博習親師。樂羣敬業。大成有厚望焉。故爲再梓課義所嘗評。隲於院長者而申言之。諸生勸哉。朱子白鹿洞明體達用之規具在。自是益斂華就實。家修廷獻。爲國之琛。使者拭目以俟。

己山太史存稿序

己山王罕皆太史文。衣被天下久矣。余少時常常諷誦。輒嚮往其人。嗣以同年舉進士。訂交京邸。其人德器醇深。卽之冲然。然底慎廉隅。義不苟合。迺歎其文之溫潤而栗。有以也。丁未夏。余出守襄陽。罕皆亦養痾歸里。吳楚相望。讀其文如晤其人。歲壬子。調任維揚。適罕皆就醫於茲。重晤官廨。論文益縝密。旋理饒政。延主安定書院。命大兒嘉銓受業焉。因與共晨夕。相漸道義。若臭味然。自是益心折其人。匪直以文矣。夫人如罕皆。醇乎其醇。發而爲文。故嘗陶冶於性情。以和其音。而中於節。然罕皆彌抑乎自下。嘗告余以

三刻稿。徇坊人請。盈二百篇。類賣菜求益。而委余決擇。余於罕皆之文。復何間然。顧以今垂老之年。念吾輩所相期不朽。自有進於此事者。爰不辭商榷。別其大都。存十之六。以行遠有餘矣。夫罕皆文有內心。世有知言之士。苟得其一二義。未始不可窺罕皆之蘊。以想見其人。況斯編百有二十乎。其或以其文胥美。愛可傳。則前編具在。任學者取攜焉可也。

### 儲東溪文序

如

宜興儲氏六子文。海內知名。而東溪不與焉。君故以位顯。陳臬敷教。其不以文鳴也固宜。雖然。君之文則既老更成矣。理舉而辭達。體備而神行。文中子所謂有君子之心者。其文約以則。庶幾近之。當君之舉於鄉也。余見墨本。吟研不能置。以爲質古光新。非老學不辦。越十載。與君同榜成進士。相知且日深。久之。陳情將母。後先歸里。聞問亦難。泊余視學南來。而君已溘然逝矣。其忍卒讀君文哉。爰書此以志感。

### 江蘇校士錄序

在昔吳文恪公。視學京畿。公明之聲。徹於朝野。時余爲諸生。三試胥叨首列。引之入幕。親侍誨言。通籍後。典試西粵。分校南宮。稟承有自。差幸得人。嗣蒞荆襄。移揚州。五載三遷。未離邗上。修安定書院。延吾友已山太史。爲諸生模範。每論文於心。莫逆也。已由豫入都。乞身終養。益信小學是做人樣子。不可須臾違。參之近思錄諸書。沈潛玩味。微窺理奧。無意辭章矣。茲復視學江蘇。欽承帝訓。以教士求賢爲務。冀得真儒。匪獨衡文也。然觀於文。而士之行可見。文中子固嘗云爾。發春首校常郡。爰憶平生師友所嘗討論。暨邇

年研尋正學。切己體察。微言要旨。持衡無敢或苟焉。夫法從理出。氣以神行。諸生產文盛之鄉。講求帖括。使者亦奚以多言爲。惟是因文砥行。毋役於聲華。毋囿於風氣。端本澄源。體明用達。以仰副聖天子作人至意。此則使者所厚望於諸生。故因校士錄之刻。弁數言於首。

# 健餘先生文集卷四

記

## 新建節孝坊碑記

康熙庚子。吾母太夫人奉旨旌節孝。及今十有八年。始克建坊。遵母教也。會一三歲而孤。太夫人簞艱辛。勤拊育。五歲。口授經書。十歲。就外傳。每夕歸。太夫人篝燈紡績。必課會一於旁。是時。先大父大母既老病。外大父大母。復以無嗣。迎養於家。一孀奉四老。生事死葬。眈勉有無。備嘗艱苦。而忘其勞。惟篤念藐孤。冀其成立。迨會一入庠序。獲廩餼。稍佐米薪。而太夫人含荼茹恤。已多歷年所矣。庚子夏。臺省鉅公。以太夫人節孝。允符旌格。上於朝。賜白金建坊。太夫人曰。吾家赤貧。姑篤老。用以供旨甘。備大事。俟吾兒寸進。圖建坊。未晚。會一謹受命。是秋。舉於鄉。越三年。成進士。分曹吏部。又三年。出守襄陽。幸獲祿養。以建坊請。太夫人命遲之。時會一屢攝荆篆。太夫人留襄。念切民莫。遇雨暘不時。輒長跼默禱。日之曝。雨之淋。皆勿恤。誠心所格。有祈輒應。襄民嗟頌弗置。庚戌冬。沍寒特甚。顧孫輩曰。汝父節貯俸錢。欲爲我建坊也。吾謂以授無衣者尤亟。遂稽襄民六十以上。量給布帛有差。其他相時周卹。皆此類。襄人德之。爲建賢母堂。太夫人固辭。不能止也。具載襄陽碑記。歲壬子。移守揚州。自是遷都運。擢鹽政。秩益高。太夫人戒會一。眈勉報稱益力。今歲春。會一奉詔入覲。簡撫粵東。有成命矣。以母老陳情。天子動容稱賢母。遂移撫中州。俾得奉

養太夫人聞之感激涕零。北向焚香扶伏。三拜稽首。念會一家世力田。自先曾大父先大父始爲諸生。先君力學早世。會一幸席累世遺德。恭承太夫人之教。備官中外。前年雍正乙卯。疊荷恩綸。大父父贈資政大夫。大母贈夫人。母封太夫人。蓋自詔旌節孝以來。太夫人實受三朝錫命。則建坊其曷可以已。既陞辭以之官道過里門。邑人士僉曰。太夫人聖朝人瑞。鄉國母儀。宜相和會之區。樹坊表之石。明彰節孝。敦厲淳風。遂卜吉東街。以暢月落成。於戲。此太夫人苦節數十年。辛勤教子。遭逢聖代。以有今日者也。會一一介寒微。忝封軀之寄。邇桑梓之鄉。勤宣德化。日夜冰兢。深懼不克負荷。重違吾母訓誨。故敢敬述始末。永志國恩。益勵忠忱。對揚寵命。並昭示子孫。俾毋忘先人之基緒焉。

東章新阡祭田記

嗚呼。先太夫人以節孝定窆於東章新阡。迄今五十年。所封樹楸然。墓田翼翼。而其締造之艱難。與立教之大義。未敢一日忘也。康熙三十二年。先大人卽世。將祔祖兆。族人隘之。太夫人泣然曰。孤寡何敢與爭。舍東舊有揚場地。咫尺便祭掃。可以營葬。當是時。伯父緣事。叔父出亡。外侮頻仍。地已鬻於鄉鄰。太夫人易簪珥。備女紅。晝夜不交睫。刻期勤事。僅購墓所南半九畝。越十八載。余館於祁南。太夫人節縮束脩。乃購北半九畝。泊守襄以還。太夫人節縮俸金。乃購墓所左右地。增爲六十五畝。又置四隅地。廣至七十七畝。有奇。皆不惜重貲而後得之。墓西有王田一畝。嘗售之叔子。尋以墓木蔽芾。率爾授人。余終養歸里。聞而悲咤。亟以良田三畝。兼金三兩易之。嗚呼。伯氏無嗣。叔氏有後而無學。雖從葬而並未與墓田之爲。尺

士尙不知守。是宗法不明之過也。今以墓道南北近地增爲百畝。永作祭田。以供粢盛兼備修除之用。宗子主之。不許分析鬻鬻。先大夫之葬也。太夫人植雙楊於墓前。活其一。尋又植柏十六。其餘諸樹。余手植三十有五。與田並購者者倍之。四周柏與楊相間三百有八。則太夫人歸自河南展墓所命也。樹購外鄉工雇族人。卽叔孫亦皆計日予直。子姓其識之矣。往者可知。嗚呼。君子雖貧。不斬邱木。禮在則然。吾見世俗以貧而鬻邱木。其貧滋甚。足知忘本蔑祖。罪通於天矣。凡我子姓。培茲封樹。不許鬻伐盜鬻。太夫人嘗呼小子而訓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賴名節耳。婦人失節。不可爲人。男子而不能廉隅自守。亦與婦人失節等。甚且嫖賭酗狠。尤干法紀。不許耐新阡。娶失節之婦。不許合葬。違者俱以不孝論。嗚呼。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人人得而攻之。當事所不貸也。子姓戒諸嗣。自今封樹茂矣。祭田具矣。子姓安享其成。亦念夫締造艱難。積累五十餘年之久。而後致此規模耶。余以涼德。洊歷封疆。內忝卿貳。非有殊才異敏。以從政。皆遵我太夫人之教。以成以立。幸免覆餗。而不致有辱其先也。爰書顛末。敬述節孝之遺訓。具刻於碑。俾我子姓共知其義而敬守之。以爲世法。勿忘所自。庶幾可耐新阡而不忤云。

### 三錫詞記

乾隆二年十有二月戊子。欽奉恩詔。內外臣工。給與封典。會一巡撫中州。適逢盛事。拜疏於朝曰。臣以草茅下士。幸沐覃恩。例封二世。念臣曾祖先知平生積善。砥行讀書。名列膠庠。未登仕籍。請以本身妻室封典。賙贈曾祖父母。得遂報本之心。制曰可。錫之誥命。上及三代。於是曾祖考開六府君。祖考興隆府君。顯

考宏陞府君。並贈河南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祖妣李太君。趙太君。祖妣王太君。並贈夫人。顯妣李太君。封太夫人。先世相承。潛德隱行。於斯始著。稽古禮經。宜立宗廟。時有官守未遑也。越三載。陳情歸里。乃得度地庀材。建廟三楹。中分神室。皆南嚮。前列家塾。如式。乾隆十有一年十月甲子。奉太夫人神主入廟。祫祭。祭畢。遂北上。先是我皇有命。簡佐司空。自春徂冬。蓋七閱月矣。因留一子居家。攝行祭事。特立條規。具詳祭時祭法及祭田祭器之數。俾後嗣遵守。不忘所自。并輟以詩而歌於廟。詩曰。明明世德。肇迹東章。委祉孫子。俾熾而昌。以饗以祀。來格來嘗。皇皇誥命。申錫中州。主祏重光。先妣作述。以妥以侑。孔庶孔修。翼翼寢廟。大啓博陵。禮儀旣備。顧我孫曾。以綏後祿。是依是憑。

健餘堂宗法記

宗法之不行也。論者以爲後世官無世卿之故。其實亦不盡然。吾觀范氏家乘。自文正創置義田以還。宗法遂立。族人辯訟。皆於廟中治之。雖祖父行。亦俛首聽命於宗子。而不至受罰於公庭。子孫遵循。以迄於今。垂七百年而不敝。嗚呼盛矣。惟有所養。相維相繫。是以成教勿替。則知士大夫出其祿入。用昭世守。而宗法自行。何必世卿哉。惜予昔年見不及此。未能廓大以從事。今以所存恆產。別爲規約。俾宗子主之。奉祀恆於斯。承事恆於斯。志君恩。存古道。有基勿壞。庶乎可久。其或分析質鬻。非孝也。非孝者無親。法所不容。心亦奚忍。子姓其念之哉。

## 規約

- 一 城中三錫祠一所。以時致祭。每歲修理。有附郭祭田百畝足用。詳具條規。勿得有違。
- 一 東章祭田百畝。以奉墓祭。兼備封樹之費。詳具新阡碑記。不許剿伐盜竊。
- 一 東章祖廟一所。祭田十九畝。歲時享祀合族。勿致忘疏。
- 一 東章義田百畝。用贍族親。蠲寡孤獨。歲餼六石。婚喪急難。量行周濟。種地者不得重給。務於歲內完糧。不能則收地。不率則停支。
- 一 在城社義田百畝。以恤鄉黨之患難。而爲禮俗之交。不許私用。
- 一 在城義館一所。學田百畝。以教邑中子弟。交徐李鄭生管理。詳具事宜教條。查核運行。
- 一 東章義學一所。學田五十畝。以教故鄉子弟。亦照事宜教條。交人管理。
- 一 共學地租。以待四方來學飲饌。有餘則以禮周急。不得濫支。
- 一 在城社塾田百畝。以教家中子弟。習禮學文。勿得廢業。
- 一 東章義倉。交王行謙等管理。博陵輔平倉。交徐曉宜。李巨波管理。白沙義倉。交王禮等管理。張家莊義倉。交張奇璞、楊宏緒等管理。俱遵成規稽核。
- 一 在城節孝坊一座。修葺鎖鑰。勿致作踐。
- 一 在城里第一所。爲宗子定居。宗田百畝。爲宗子經費。流傳世守。不得私諸支子。質鬻他人。
- 一 家傳經書。凡有批點。及健餘堂圖記。不許遺失。御賜宸翰典籍。尤宜珍藏。勿得私假。有干不敬之罪。
- 一 宗器命服等件。家廟時祭陳設。勿得他用。恕忘失守。是爲不孝。戒之慎之。

一 宗子承家。以禮御衆。分職課功。勿任違誤。有違誤者。責處於廟。不得徇隱。

一 家衆俱聽宗子約束。歲時朔望。行禮如儀。有過受責。不受則倍處。三犯不悛則斥之。

家衆寵黷趨事。乃能合衆有成。若惑於婦言。離心分居。則出其婦。不從。則併斥之。凡被斥者。予以平房三間。薄田三十畝。僅免一時之飢寒足矣。若以俗見爭執瓜分。鳴官以不孝論。

一 宗子總其成。擇子弟之才者爲家督。協理諸務。歲給地租五十畝。用獎勤勞。有過則量罰。如或怠玩。則告於廟而易之。

一 宗子或老或疾。仍居里第。不能承祭。則擇子弟之貴而賢者二人。告廟擊簦以命之。其餘不得觀覲。

一 宗子恪守規約。勿得有違。違者自罰於廟。僮有過不知。支子皆得執規約而詰之。怙過不悛。則公論於廟而易之。亦照被斥例。分外不得多取。

一 宗子同家督經理諸務。遺冊流傳。如有不清。責令分賠補還。代者失察如之。

### 東章義倉記

余少讀義田記。慕范文正公之爲人。讀社倉記。慕朱文公之良法。維時食貧居賤。有志而未逮也。筮仕以後。又以官微祿薄。竭蹶公事。除仰事俯育外。僅將家田百餘畝。歲給族親。未能波及里黨。耿耿於心者數年於茲矣。每念吾鄉土著。不過數十家。在諸里中。最小而貧。余又德涼。而濟於仕進。其能待位祿崇豐之後。既有室家。方講於任恤之義乎。爰捐廉俸百金。先糴穀二百餘石。存貯公所。以作明春牛種之資。嗣自今吾鄉之人。苟能善做朱子之法。出納以時。歲歲有增。則數年而後。何啻倍蓰。春秋耕斂。俱無待於在官。

之補助。余他日歸休。亦得與諸父老優游畎畝。共樂無求。則雖未有室家。亦何損於二疏之頤養乎。余遠守襄陽。未能親加經理。幸我鄉人共勉之。

### 重修老龍堤記

襄郡憑臨漢水。護城有老龍堤。起自萬山至長門。延袤十里許。皆壘石爲之。由來舊矣。雍正五年秋。余由鈴曹出守茲土。見堤石間有傾圮。卽思爲未雨之防。赴會城。初謁觀察趙公。亦囑茲堤爲急務。適余署篆荆南。未暇修理。明年夏五月。漢水暴溢。凡救王嘴、普陀庵、頭工嘴、上灣、中工、龍窩、二工嘴等處堤石。盡付波臣。幸賴神庥。未至沖決耳。八月。余自荆回襄。親詣堤所查驗。應修之處。倍於報數。深慮工費浩繁。度支無措。遂詳請先動歲修銀。搶修救王嘴等七處險工。腳深丈餘。闊逾八尺。依往例。照糧役夫工料不敷。則府屬公捐。按工給直。毫釐必晰。獎勞所及。踴躍倍切。興工於去冬十月。告成於本年三月。其前報緩修之所。亦皆次第繕補。獨是余以簿書之煩。兼攝戎應。雖不能如蘇子之坐臥堤上。躬親荷插。然戴星出入。不敢言勞。迄今事竣。或亦可告無罪於守土之責也。夫襄郡徧小。不堪屢勞。念切民莫。亟保障哉。修築宜豫。立根宜深。植腳宜寬。砌石宜密。知斯數者。可以有備而無患矣。至於冒銷公帑。濫用民力。此不肖之爲。不足道也。敢以告後之從事者。是役也。承修者。襄陽縣令徐宗爽也。協修者。襄陽縣典史王嘉祐。暨府倉大使金廷斌也。夙夜維勤。共勦厥事。余幸有同心焉。是爲記。

### 新修襄陽八蜡廟記

蜡之祭。始於伊耆氏。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所以報本反始而息老物也。而所重者則有八。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昆蟲。以其尤有功於田也。故尙焉。夫古之君子。使之則必報之。雖以貓虎昆蟲。皆得以上配先嗇司嗇之享。所謂仁之至。義之盡者乎。故曰。八蜡之祭。爲民設教也厚矣。襄陽故江漢名邦。山川社稷。昔聖前賢諸大祀。煌煌具備。而八蜡之祀獨闕焉。豈明季兵燹之後。廢而弗舉乎。余守茲土。每念及之。不敢忘也。雍正七年夏。鄰郡報蝗。時余往鄂城。見捕蝗之使。相望於道。余心滋懼。遂竭誠默禱。幸神福襄民。蝗不入境。且比年以來。歲物滋豐。地方無水旱之災。與傳所云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者。不更有合歟。爰擇地於城南社稷壇西。捐俸建廟。亦以云報也。雖然。有其舉之。莫敢廢焉。可以云報矣乎。余之理襄也。固將以必敬而必誠者。報君恩之高厚。以一張而一弛者。報民俗之醇良。因以不數而不疏者。報神庥之順正。繼自今官和衷。民從欲。神降祥。幽明上下。有嘉德而無違心。明禋介福。相報益彰。歲歲飲蜡。擊鼓吹豳。農夫之慶。邦家之光。永永無極。豈不盛與。乃若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脫履升堂。飲無算爵。謂勞農以休息之可耳。至於食飲無度。舉國若狂。非設教之本意。亦無取焉。是役也。始於雍正八年春三月。成於秋九月。蓋力出於官而不勞民。故次第經營。緩以告竣。亦蜡以息物之意云。

隆中草廬記

距襄陽府治西三十里。有山隆然中起者。號曰隆中。漢諸葛武侯隱居學道處也。隆之東。舊有祠。春秋祭祀於斯。不知始何年。相傳明季藩王。奪武侯草廬舊基。於隆之中造墓焉。迄今尙有二冢。則隆東之祠。其

爲明藩侵奪改遷無疑。劍水趙公慨古蹟之失舊，難以妥先賢之靈也。遂於隆之中，稍前建祠，豎三碑祠內。中刻武侯遺像，載梁父吟。幸劍前後出師表。又於祠後建草亭，誠復古禮賢之盛心也。余守襄三載，因署篆荆南，東西奔走，未遑一謁隆中。於心耿耿不忘。雍正七年九月，始得親詣拜瞻，徘徊四顧，見夫山勢蟠踞，雄峙幽深，信爲龍臥之處不虛矣。顧使壟墓居中，賢祠偏左，心甚悽然。益歎劍水之建祠復古爲不可已也。獨惜草亭限於地勢，規模太隘，與祠不稱。今年春，劍水自湖南手書示余，欲補從前所未及。適觀察趙公自荆關回襄，因偕襄令徐君登山，相其地勢，於隆之上，得一簷而深，藏而平者，曰：此真當年高臥處矣。遂謀鳩工庀材，建廬以復其舊。起於雍正七年十二月，告竣於八年三月。嗟夫，古人有一節一行之長，可傳於後者，無不表其里居，紀其事蹟，敬慕不遑，獨以武侯之賢，不能保其躬耕樂志之所，不爲權勢所奪，致使千百年來，或因陋而忘初，或有志而未逮。蔑古簡賢，不亦傷乎？則余之與觀察共成此舉，亦猶劍水之意也。至隆東故祠，仍其舊不毀，俾後之人審勢揆情，於彼於此，必有辨之者，是爲記。

### 新建魁樓碑記

余守襄數載，不興無益之土木，建蜡廟，重民事也。修隆中，禮先賢也。茲樓之建，胡爲乎？相傳襄郡南城上，舊有魁樓，爲一郡文風所關。前守杜公修於康熙壬子。嗣因前襄令以他故毀樓，改祀魁星於文昌閣下。說者謂氣象幽暗，不稱文明之大觀。故比年以來，科第落落如晨星，言之每以爲憾。余惟襄陽夙號才藪，而風雅於今寢微不振，心竊疑之。儻亦地靈之有闕，其信然者歟？因於簿書之暇，偕諸生至城上，尋其故

址猶存。遂謀合衆。肇以舉事。起於雍正九年春三月。閱秋七月。余乃竭力以告厥成。嘻。文風之啓。天耶。地耶。人耶。其相合而有助者耶。方今聖明在上。景運天開。兼以襄地襟山。帶水控楚。上游英華萃聚之區。魁斗向陽。星文協應。其光熊熊矣。有志之士。將益積學礪行。爲風氣爭先。爲茲樓壯色。何患於磊落抑塞。未能望青雲而蹶起乎。凡我襄士。可以興矣。

襄陽書院藏書記

襄陽故多雋才。比年以來。余固樂與講器識矣。雖然。學之不博。難言擇守。世有讀書萬卷。而貽譏無術者矣。詎有抱殘守獨。而可稱大雅者乎。余觀諸生。負陽城之志。安原憲之貧。而苦無鄴侯之架。是讀書而力亦有不逮者。良可慨也。回思余弱冠時。典衣易書。此景猶在。今雖囊篋蕭然。虛膺二千秩。猶不猶愈於簞瓢螢雪乎。爰捐薄俸。購經史諸書若干卷。藏於書院。彙爲總目。編其次序。以使檢閱。復留餘帙。以俟他日之得書。卽續載其後。凡從吾遊者。無不澤之以詩書。庶幾擴其見聞。而知所擇守。其器識之日進。甯復可量耶。惜乎余簿書鞅掌。精力就衰。不能溫故知新。以應無窮之辨問也。博蒐約取。大雅彬彬。於諸生固有厚望焉。

重濬揚州保障河記

揚州地廣而饒。水旱所爲滋息也。制府尹公。疏請濬兩城之市河。通舟楫以爲民利。奏可而施舂鑄焉。余守是邦。與告成事。閱日。邦之薦紳先生。謂余曰。市河之流暢矣。然而引貫有源。抑經營未可後也。城西保

障河襟帶蜀岡繞法海以南古通渡在昔春水柳陰百貨鼓櫓其間田疇資以灌溉與隍池相表裏誠得藝其淤澱進以廣深則非惟壯郊原名勝之觀其攸賴於市河之蓄洩者實大余因切究形勢以襄厥事經費所出則余以俸倡而紳士之好義者佐焉於是周迴故址擴而疏之更爲鑿其斷港絕潢使欸乃相聞迤邐以至平山之下父老謂以今視昔有益匯遠而流長者矣鼙鼓旣竣有請編柳桃於堤衛疏土而聘遊目者亦足以示太平之景象爰得捐植而不敢以下煩吾民夫體國經野職有常經矧我皇上加意閭閻民利是利爲吏者惟是奉宣德意區區之役甯足紀述以告將來然而有其舉之莫或廢也正亦深有望焉云爾

### 新建邵伯鎮同善堂記

雍正十年余自襄陽移守揚州咨諏民生休戚聞邵伯鎮紳士立同善堂扶危濟困而苦於力之不逮戚戚於心適飭甘泉壟令勸捐七白金以謀其食絮衣千領以謀其衣撥官地二百七十畝以助其用又念堂無專建寄於多寶館是有名而無實也節縮俸金百二購萬綠菴廢址而建堂焉堂之前左右廂二十楹大門重門各三楹於是規模始定董事者告成乞言勒石余何言哉余讀周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易曰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今旣同善亦觀其所恆而已自茲以往共守良規行之弗懈俾一鎮之中遂生樂業任恤有加而顛連無告之民皆煦煦然躋於仁壽之域可大可久庶不負余之厚望也夫

### 重修浮山禹王廟碑記

浮山一片支磯。屹後若磧。其陰爲禹王廟。洎斯土者。春秋禋祀。載在志策。多歷年所。日就圯傾。使者奉命守揚。虔修祀事。見之恍然。方思經始。因故爲新。旋擢典鯤。而殿楹適復爲烈風所毀。徵工完輯。滋用亟矣。考之祭法。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聖天子懷柔百神。翕河喬獄。胥望秩焉。況大禹功被生民。澤流萬世。維揚介在淮海。厥土塗泥。底定以來。人民樂業。商賈懋遷。富庶甲於天下。廟而祀之。是宜與天無極者也。使者歷郡而司。胥在境內。顧視堂宇傾頽。無以嚴對越。假居歆伊。誰責歟。爰蠲清俸。倡此一方之樂義者。飭用以庀資財。乘時以儆工役。迺正法庭。迺安神棲。不數月。工告訖功。齋祓以祀。官吏商民環而集者。於以歎王之明德遠。而使者區區之心。尤願後之君子。揭虔妥靈。於萬斯年。無忘成績也。爰伐石以記。

重建安定書院碑記

維揚郡治之東。舊有安定書院。康熙元年。兩淮商士建也。時四明胡公視鯤政。奉安定先生主於寢。進諸生講學於堂。遂以是榜其門。公既去。嗣爲鯤院代遷。廡而師儒弦誦之事。罕有聞矣。越二十年。堂廡旋毀。廡宇亦傾。惟寢堂以安定祠故特存。歲乙酉。聖祖南巡。賜御書經術造士額。有司展覲惟謹。其東西偏。則土著侵居。甚且盜竊。距始興七十餘載。講張不可勝詰矣。雍正乙卯春。院憲高公允商士請。飭省會闢書院。檄使者卜吉於茲。迺集商士。清故址。正方位。祠故西嚮。徹而新之。更南嚮。門三楹。堂室如之。爲重五祀主於堂。四明祠。從其朔也。祠之東。別開講院。門二重。堂室三重。楹皆五。東西皆有廡。其又東則學舍。門三楹。迤北楹以九。凡五重。合東西長廊。計楹八十有一。中矗起爲樓者三。禮魁宿。兆文明也。南東蓋碑亭。不

忘始也。又祠之西北室三重。楹如之。將積書備師儒講習。擇學行完潔之士司焉。其東西隙宇。復二十有三楹。庖廐之所。主守之廬。惟其地。自舍南治直道。經講院左右獅子臺。過安定祠。建綽楔。大書安定書院。以表於衢。西嚮樹之柵。柵以內。離爲三宅。合則一區。四周複道。繚以重垣。高壯悉稱。旣得卜。經始於春。落成於冬。費錢八千緡。商士踴躍莫肯後。蓋自聖祖世宗。深仁浹髓。我皇踐阼。培植有加。此其樂與維新。嚮風慕義。有以也。夫天下事。有其始之。恆難爲繼。四明不作。前事可鑒矣。矧今院憲。敬敷文教。興賢育才。振蘇湖遺緒。匪以供傳舍。適燕游。使者祇遵璧畫。亦單厥心矣。繼繼承承。以襄雅化。無廢成勞。是在後之君子。

### 重修遊梁書院記

自周衰。泊乎戰國。道喪文敝。七雄爭彊。異端蠭起。維孟子以亞聖之才。守先王之道。揭仁義以覺天下。倡自遊梁。炳如日月。如七篇所以託始開宗。而百世而下。遊梁書院之所由建也。按志。自宋建祠。在城西南隅。後圯於水。入我朝。改建。凡再易地。康熙二十八年。巡撫閩公興邦。迺建今院。廟制綦嚴。門廡悉稱。咨取本貫嫡裔。給劄奉祀。越五年。巡撫顧公汧。復增齋舍。聚師徒而講學焉。歲久傾頽。會一撫豫。登堂肅拜。於心恍然。藉監司黃君叔璫。以道署密邇。捐俸修葺。旣還。雋觀。迺進黃君。載簠祀典。祭以仲春之二日。亞聖生之日也。其配享從祀諸儒。於堂於廡。悉從其朔。而益以唐昌黎韓公愈。公嘗推孟子功不在禹下。其信道篤也。堂廡自展祀及朔望。焚香灑掃外。司啓閉惟謹。而以齋舍居祀生。東偏其西偏。則爲義學。毋相溷。

也。已又念院中舊無常產。故祭養不給。修葺無資。迺檄縣查勘閒田。有河灘馬家莊成字二三兩區。計田五頃。撥入書院。永爲世業。按歲之所入。以其七給祀生。供祭祀。贍饗飧。而以其三貯於郡庠。牒縣注冊。以儲歲修之費。有備則事無患也。凡此數者。敬共明神。屢省而無替成績。則在後之君子矣。嗚呼。孟子之道。萬世所共尊。其神亦無往而不在。惟是遊梁。故當日轍環之始。而書院亦以志是邦嚮往之忱。登斯堂者。高山景行。所以答亞聖在天之靈。固大有事在。不獨修明祀典已也。敬書於石。旣用自厲。亦願諭諸君子。遭逢盛世。有仁育義正之責。而守官茲土者。

重修濟瀆廟記

今上御極之元年。肇稱殷禮。咸秩無文。特渙德音。五獄四瀆。天地之經紀。其有廟貌頽剝者。易而新之。二年夏四月。會一命鎮撫河南。有司議修懷慶濟瀆廟。計功度材。具圖冊以請。使者上其事。制曰。可。伏思天下名山。何啻數千。惟四瀆比於諸侯。濟水之流。舟楫不施。沈圭璧而薦苾芬。累朝望祀。其尊與江河等。攷諸古記。濟水發源於冀。經流於豫。分流於徐兗。入海於青。凡三伏而四見。漢新莽後。枯而復通。唐高宗前。通而復枯。然其潛行於地中者。未嘗絕也。歷下東阿。發地得泉。皆濟水之所經也。蓋其秉性清勁。不與衆水爲伍。故能羣而不黨。和而不同。曲折千里。而必達於海。其性然也。嘗默觀萬物消息盈虛之理。莫不始於微而成於巨。岷江萬里。吐納百川。而其源不過濫觴。河水時至。兩涘之間。不辨牛馬。而吐蕃之河。可襄裳而涉。附益者多。則其流盛大。濟之爲性。合矣而仍分。入矣而復出。且時伏時見。有蘊藏之德。無暴著之

功。故涓涓不絕。獨全其孤剛之性。歷千百世而揚清芬。江河以功顯。濟瀆以德著。其性異。其德殊。則其神必靈。使者肅將嘉命。委員懷慶。守任應烈。濟源令顧萼。督理承修。凡殿庭門廡。悉葺故增新。共用帑金四千有奇。乾隆三年二月興工。五月告成。事訖驛聞。皇帝適以流清普惠。頒宸翰。重褒揚。維時廟中。喬喬皇皇。祇祇翼翼。聿新氣象。蓋自勝國迄今數百年。於斯爲盛。於戲。歷代崇祀。獄瀆以其功在生民。利澤萬物。濟瀆於利澤之功。有而不居。獨其德冠羣靈。性空百谷。清而能潤。顯而能藏。聖天子恢棟宇而秩明禋。豈無意乎。王屋太乙之間。可以章志而貞教矣。是爲記。

### 重修河南八蜡廟記

蜡祭始於伊耆氏。其典制靡得聞矣。周禮籥章。迎寒暑則吹豳風。祈年則吹豳雅。祭蜡則吹豳頌。說者曰。豳風七月也。豳雅楚茨以下四篇是也。豳頌載芟良耜是也。歲云暮矣。答神功。擊土鼓。飲椒馨之酒。解揉角之牛。沐浴膏澤。歌詠勤苦。無非達萬物之情而厚其報。後之人頌其詩。觀其禮。豈獨見成周之美盛。由三代以遡陶唐休風。伊可懷也。乾隆二年夏。使者奉命撫豫。時值久旱。陛辭之日。親承聖訓。以敬天恤民爲先。星言赴任。益厲虔共。時雨嗣降。幸獲有年。萬寶告成。冀酬神貺。而省城八蜡之神。無專祀。迺謀同官立廟宇於劉猛將軍祠左。落成且有日。將伐石以紀厥事。土人見殘碑臥地中。啓而視之。乃前明周令班爵重修八蜡廟記也。異哉。陳迹湮而忽彰。新廟述而不作。豈廟之興廢。自有定數歟。抑人心一念之誠。神之昭格。卽如響歟。然吾聞之。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是以古之帝王。敬恭明神。休息老物。至於召和降

康則非一日之積。蓋八蜡之通。由於年之順成。年之順成。由於雨暘寒燠。雨暘寒燠。關於貌言視聽。貌言視聽。皆管攝乎思。凡洩茲土者。寅恭乎一心。整肅乎百體。政通人和。神罔憫怨。此顯微無間。天人一貫之至理也。休徵至而祀典克舉矣。余述是廟興廢之由。彙詩禮之條貫。闡洪範之微旨。體聖天子之訓諭。推之以廣迪在位。蓋黍稷雖馨。要之以敬爲本。凡我同官。其共勛哉。工始於乾隆三年二月。告成於四月。廟凡三楹。有門有廡。監工官祥符令張淑載也。

重建祥符六烈女祠記

六烈女姓氏事蹟。詳見前明李空同碑云。陳氏者。陳傑女也。年十八。字楊瓊。無何。瓊卒。女欲往哭。父母不許。父母謀改字。女縊而死。天順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三年。爲正德甲戌。瓊姪永康改葬瓊。而求陳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婚帖獨鮮完。葬之三年。而妓殺了瓜產於墓。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逾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嫁。善侍後人。髮泣失之曰。君死妾死。不顧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棺成自經。與傑同棺而葬。高氏者。夏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死。高氏欲從之。家人防之嚴。則向主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奈何輕死。高氏曰。噫。母謂百年永耶。然均死耳。竟縊死。劉氏者。魏相妻也。相死。祖姑王視婦有決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哭之遽且不輟聲。已給其祖姑曰。我渴甚。祖姑信之。下樓取水。婦以手巾二幅。接縊於梁。時年二十有一。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湯藥。夜斷天所身代之。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自經死。張氏者。田孝子妻也。孝子名銳。嘗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甥。宿舅館而夜殺其鄰婦。盜其財。因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讎爲之崩。張氏哭曰。我夫既爲孝子。我獨不得爲節耶。遂自縊死。六女皆祥符郭門西人。夫節烈之有關風教大矣。余建節中州。旣祀伊洛道學四十四人於大梁書院。尋復增祀柘城寶靜菴先生。時山長爲余同年友太史魯君。語及祥符六烈女祠。祠故在郭西。今圯。

矣。余因亟謀重建。或曰：善哉！六烈女之死也，雖然可以死，可以無死。余曰：不然。衛共姜中道而聞世子死，猶未婚也。卽自誓曰：之死矢靡他。春秋書宋災伯姬卒，解之者曰：內女之賢者，二紀叔姬以節，宋伯姬以烈。然伯姬之葬書字，此則聖人輕重之權。而伯姬尤處其難也。嗚呼！是可以定六烈女之死矣。祥符鄰衛東接宋，六烈女與共姜伯姬相望，僅在百里間。詎非聖人採衛風修魯史，至教常存者歟？抑李碑云：爾忠爾孝，敢告君子，則祠之重修，其於書院俎豆先儒，有相表裏者歟？遂書以眎魯君。魯君則諾，爰度地於縣治節孝祠之背，以類從也。督役者祥符令張淑載例書。

### 祥符張烈女入祠記

余既踵李空同之後而紀六烈女事矣。踰年，祥符張令復以烈女張雪姐事告余，益奇之。張雪姐者，未婚而殉夫者也。張令之言曰：歲之五月，淑載同陳留王令察田叻，暮宿掃頭集。夢一女子，面黝而瘠，衣布衣藍色，執高糧秸，冉冉至前。淑載驚問，答曰：余冬天人也。公正人，願洗余身。淑載驚寤，以告王令。王令曰：得毋如古洗冤女子事耶？旋辨色啓行，至王廬集，見有烏頭綽楔，表曰：烈女張雪姐之坊。淑載心動，思雪非冬日有乎？亟召里老詢之，則曰：烈女早喪父，事母孝，已字邑民田登路。未娶，以心疾夭。母復字楊氏，女泣不從，遂自經死。於雍正十三年，旌其門。今其母亦亡，居尙在也。淑載因至其居，鍵戶無守舍者，麥而入，則滿屋皆高糧秸，離披堆積，中有木主，卽爲烈女矣。淑載乃大驚，立命除去糧秸，掃清塵壘，令居人毋再污烈女藏主所，遂行以告王令。王令亦大駭，俄有鄉貢生張驛來謁，重問烈女事。貢生泫然曰：此余族女弟。

父曰國爾。廬生此女。秉性勤淑。矢志從壹。死於雍正九年四月三十日。年十八。狀黝而瘠。淑載曰。得非衣藍色疏布衣而死者耶。貢生愕眙曰。然。時王令同聞斯語。益大駭。事屬節烈。著斯靈奇。敢敬以告。余因喟曰。甚矣。貞烈之氣。久而不滅也。烈女生長農家。乃能秉義捐軀。如雪斯潔。入令夢寐。廩廩有生氣。不亦奇邪。抑亦令能以爆潛爲志。而有幽異之感邪。乃復從令之請。入主烈女祠。并書其緣起。而系以詞曰。烈女六。續而七。謂王烈婦。未踰年。又得一。屏高糧兮薦蘭菊。令爲洗之光奕奕。雪兮雪兮冬之日。後之君子視刻石。

重修博野縣學碑記

吾博文廟失修久矣。方余初籍諸生。猶及見其規模略備。而氣象固已黯然。通籍後。不獲趨拜宮牆。十有五年。每逢鄉人。詢日就殘頹之狀。無不以有基勿壞。諄切爲言。雍正十二年。邑侯李君專使赴揚。告以聖殿業爲風雨所侵。時捐俸二百金。以助鳩工。不敢後。去年夏。陛見如都。簡撫中州。以便道過里。拜瞻之下。見正殿雖經修葺。而丹堊未加。不稱文明之觀。自明倫堂及兩廡。俱已不支。櫺星門傾。泮池寒。牆垣不足禦牛羊之踐履。而名宦鄉賢各祠遺址。且湮沒於茂草間矣。伏念夫子廟徧天下。深山窮徼。皆知誦法其書。在天之靈。故無所不之。矧吾博自昔號燕趙名區。今且地近首善。而堂廡殘闕至此。能無慨然。我邑人士相對歔歔。苦於衆心之不萃。而協力爲難。余以末學。幸沐皇恩。封疆是任。祿糈爲優。用是節縮千金。有奇。輪奐規撫。毀者完。闕者補。傾者起。滂者新。煥然改觀。所以假居歆。亦以昭君賜也。至於入廟而思敬。本

敬以誠身。明體達用。無負聖教而忝門牆。願與吾鄉有志之士共勉焉。是役也。經始於乾隆二年冬。落成於三年秋。督工者。鄭君廷灼也。

### 博陵義館記

余守襄陽時。聞吾博寒峻。肄業維艱。曾奉母命。設立義學。迄今十有餘載。館金每歲解囊。家塾又近城隈。殊非所以經久也。既遭大故。積病成衰。後顧無窮。追維夙訓。籌畫不容緩矣。因將現種熟田一百畝。捐爲學田。永作束脩之用。復建書館五楹於城內適中地。以便來學。其教法一遵朱子小學。及白鹿洞遺規。講明切究。不蹈俗儒故轍。庶養正有方。而師道可立。昔韓文公謂趙德沈雅專靜。可以爲師。文學李占一有焉。用是敦請授徒。至於經理學田。董修義館者。茂才徐曉宜。李巨波。總理學務者。茂才鄭其華。共襄斯舉。無黨無偏。繼繼繩繩。功垂勿替。是乃諸君之所優爲。而余心之所厚望也夫。

### 修博陵義館記

博陵義館規樞甫就。余卽之任冬官。督學江蘇。爰命嘉銓修葺告成。於是區五楹而三之。其中爲共學堂。則士友月課之所。童子灑掃應對進退恆於斯。其東爲結蘭室。則館師函丈之所。設榻待賓。其西爲慎思齋。則成童學文之所。欲其用志不紛也。南窗有四。再闢北窗者二。便於肄業也。窗前植柏杏者四。取其先華後彫也。堂前有地曠如。復築于野亭。象取同人。道在正大。繞以重垣。外內攸分。自于野亭而南。修甬道丈許。直入大門二十步有奇。左右分溝植柳。若大路然。學者可以履道坦坦已。

輔平倉記

余奉母命，捐立社倉於吾博城內。比年以來，履貨屢通，費數千金而規模不就。竊歎良法之難行，而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及讀真西山先生建陽賑糶倉記，乃知鄉可貸而城不可貸。自昔爲然，惟有平糶一法，不失朱文公之意，而並可以濟社倉之窮耳。余寡昧，凡才作吏於數千里外，未能慎始慮終，謀遠如近，深以爲愧。今幸得陳情里居，敢不及時爲經久計乎？爰稽實數，以存錢一百九萬八千，糶穀千石，減價平糶，託徐君曉宜、李君巨波共襄厥事。詳立規約，名之曰輔平倉。蓋國家自有常平大政，此倉不過隨時酌劑，少推君惠於萬一云爾。

祁州張家莊義倉記

君子之用財，適於義而已。萬鍾不可受，雖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不容託於周急。九百不必辭，以與鄰里鄉黨，不得疑其市恩。蓋恩以義權，審其遠近而次第施之，不易之道也。余幼承母訓，幸獲祿養，仰叨聖恩，俸入有常數，以寒素家風，不能爲得志者之所爲。太夫人性甘淡泊，衣食最惡奢靡，又不願遺子孫以損志益過之資，節縮有餘，惟行善事則喜。舍是無足以悅親者，是以出仕十有五年，歲有所舉。太夫人好施與，所重憐老恤貧，救疾拯急，尤以義社積倉爲要務。嘗言身歷荒年，知菽粟實重於珠玉，時廬遠慮就養所至，推恩自近，家鄉同之。吾博鄉邑立義倉者三，首建於東章，由吾父黨而推之者也。博野輔平倉次之，由吾母黨而推之者也。城西白沙村又次之，由吾大母宗黨而推之者也。今始及於祁州南鄉，太夫

人豈嘗一日忘哉。義在則然。所貴篤近而舉過爾。方余爲諸生時。年甫弱冠。奉太夫人館於張家莊。鄉人無不起敬。七載無間然。不獨及門士也。講課之餘。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聖賢良非虛語矣。莊距州治最遠。赴城領糧不便。乃所目擊而心惻者。爰設義倉。一遵朱子之法。以時出納。董其事者張奇瑛。司管鑰者楊宏緒。皆吾徒也。餘則擇鄉人之老成者。分任其勞。而三十年來。乍見惻隱之心。於茲乃稍慰矣。生等勉乎哉。古之學者。非經義則治事。事既治而義益明。嗣今以往。能守社倉成法。有增勿壞。永垂不朽。庶讀朱子之書。匪徒託諸空言。而素位之行。實有合於鄉里鄉黨相周之義也夫。

### 重修魁樓碑記

吾博故有魁樓。在城之東南隅。前令羅公士吉。建於康熙丁卯。文運之昌。實自茲始。迄今垂六十年。日就圯傾。廣文吳君見而閔之。毅然以修葺爲己任。糾衆擎而共舉。邑侯華亭程公。復蠲清俸。用襄厥事。余亦量助僦工。不敢後。二月經始。閱月落成。朽者易之。缺者補之。護以重簷。固以灰石。加以丹堊。繪以綵色。吳君之於此舉。可謂勞矣。籌思經畫。自冬徂春。朝夕督工。不辭況瘁。雅意作人。其在斯歟。夫物以增新而復故。學以溫故而知新。地靈則人傑也。師道立則善人多也。觀於茲樓。可以興已。

